

中国之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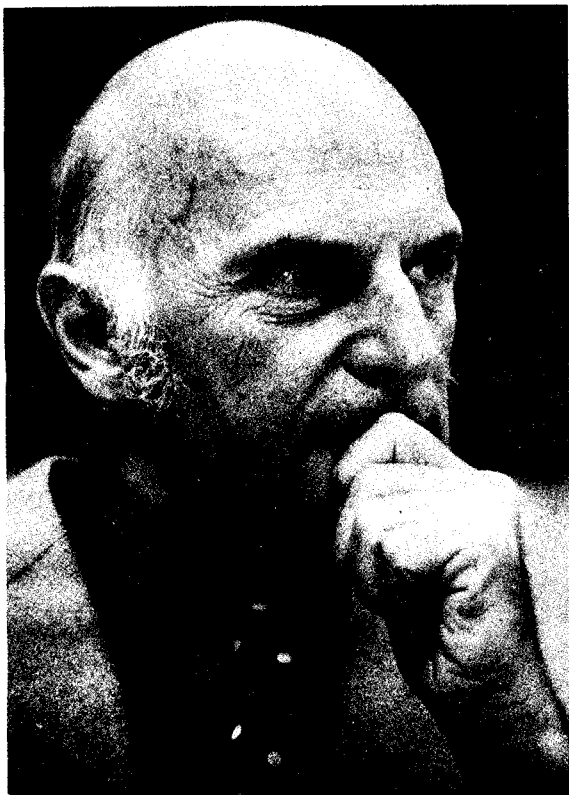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

De l'Empire romain à Leibniz

本书根据法国 Gallimard 出版社 1988 年版本译出



艾田蒲像（雅克·罗贝尔 摄）

艾田蒲（Rene Etiemble, 1909— ），法国当代知名作家、比较文学大师，巴黎索尔邦大学名誉教授，法国四级荣誉勋位、一级教育勋章和首届巴尔桑比较学基金奖获得者。著述宏富，除文学创作外，主要的文学评论有：《兰波的神话》（多卷）、《文学的卫生》（多卷）、《真正的罪恶》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方面的著述有：《比较不是理由》、《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世界文学论文集》、《中国之欧洲》（两卷）等。

(豫)新登字 01 号

内 容 提 要

此书是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教授几十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一部比较文化力作。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开阔的东方意识,从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对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作了十分精当的描述和独到的研究,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因此而荣膺了比较学最高奖“巴尔桑奖”。作品熔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对当今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之欧洲(上卷)

[法] 艾田蒲 著

许钧

钱林森 译

责任编辑 尚书磊 刘玉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70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7—215—01988—8/G·258

定 价 11.60元

此书献给

谢和耐

以表崇敬与友好之情

无论怎么说，此书的最后
几页是精彩的，因为这得益于他。

le 28 juin 89

Cher Monsieur, *et cher collègue*

Veuillez m'excuser de taper cette lettre.

Je souffre d'arthritisme qui affecte surtout mes mains et en tout particulier mes doigts et me rendent parfaitement illisible trop souvent à mes plus familiers, plus anciens correspondants. Votre mot du 16 m'a mis au cœur, à l'esprit un baume bienfaisant. Je suis heureux notamment que nos postes, si peu sérieuses, n'aient pas égaré le tome II de L'Europe chinoise et d'apprendre que la traduction est en cours de ces deux volumes où j'ai tenté de marquer ma reconnaissance personnelle et celle de toute l'Europe à la civilisation qui depuis la domination par l'achillée et/ou les écailles de tortue a peut-être le plus apporté à l'humanité. Quand j'ai pu faire sortir en précieux coffrets de la Bibliothèque le Chouci hou, le Hong legu mong et le Kin ping mei, quel triomphe en librairie. Trois des plus beaux romans de la planète enfin accessibles en bonnes traductions aux lecteurs de ma langue maternelle.

Et voici maintenant que vous me permettez d'espérer que L'Europe chinoise sortira un jour en chinois, si mon destin ne me permet point d'en voir la sortie, ma jeune femme du moins, professeur elle aussi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sera bien contente et un peu réconfortée de cette issue. Soyez donc assuré de ma gratitude et de mes sentiments les plus distingués, mais aussi de ma reconnaissance.



Etienne

Etienne

P.S. Veuillez excuser les citations, l'âge étant délétaire pour la mémoire récente, je me souviens de vous avoir déjà dit que j'avais réussi à publier les trois grands romans ci-dessus mentionnés.

*Act qui te porte bien main-
tenant, grâce à un nouveau
médicament*

. 1 .

C

124813



艾田蒲先生致本书译者
钱林森教授信函I（译文）

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同事：

请原谅我用打字机打这封信。我的关节病使我的双手，特别是手指，深受其苦，写字根本无法辨认，常常连我最熟悉的，通信时间最久的人也难以看清。你16日的来信对我的心，对我的精神来说，是一方有益的安慰剂。特别高兴的是，一向不大负责的邮递部门这次竟没有丢失《中国之欧洲》的第二卷。我也特别高兴地获悉此书两卷都在翻译之中。在这两部著作中，我向自用著草或用龟甲占卜时代以来也许给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文明表示了我个人的以及整个欧洲的感激之情。当我得以用珍贵的盒装书在七星文库出版了《水浒》、《红楼梦》和《金瓶梅》时，这对出版业来说是个何等的胜利。世界上最为美妙的小说中的三部终于以完美的法文为我母语的读者所接受了。

如今，您使我抱有了希望，《中国之欧洲》终有一天将以汉语面世，也许我的命运不能使我看到它的问世，但至少我年轻的妻子会为它的最终出版感到高兴，并得到些许安慰的，她本人也是比较文学教授。请相信我最崇高的情感，并接受我崇高的谢忱以及我的感激之情。

艾田蒲

1989.6.28

又及：请原谅我的重复，年纪大了，连最近的事也记不清，我恐怕已经跟您说过，我终于成功地出版了上面提及的三部伟大小说。

5 mars 90

à Monsieur le professeur Qian Lin-sen
université de Nanjin

Cher Monsieur,

Mes yeux sont en si mauvais état ,pour voir de près, que je vous prie d'agréer mes excuses pour ma médiocre frappe de la préface que vous avez souhaitée pour la traduction chinoise du livre maintenant parachevé et qu'il ne reste plus qu'à imprimer. Quelle plus reconfortante récompense pour moi, en cette fin de ma déjà l ongue vie, que de savoir que mon Europe chinoise sera lisible dans le pays le plus peuplé et, depuis la divination par l'intermédiaire des écailles de tortue, le plus anciennement civilisé de ceux qui ont survécu aux vicissitudes souvent cruelles de l'histoire.

J'espère quand même que cette préface vous sera lisible . J'y joins un exemplaire du texte sur Proust.Par bonheur il fut accueilli par la meilleure publication périodique sur la littérature: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Daignez excuser la brièveté de ce mot et les fautes de frappe. J'attends avec impatience un rendez-vous chez mon ophtalmologue...

et distingués. Soyez assuré de mes sentiments reconnaissants

Etiemble

Reinhold

28 (1971) 171-180

艾田蒲先生致钱林森教授信函Ⅱ（译文）

亲爱的先生：

我的双眼不好，只能贴近看，你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全书的汉语翻译，只等付梓刊行了，对于你们所希望得到的汉译本的序言，我用打字机打得很糟糕，为此请您原谅。值此我漫长的生命旅程临近终点的时刻，获悉我的《中国之欧洲》将在人口最多、自龟甲占卜文化以来几经严峻的历史更迭而终于幸存下来的国家中最古老文明的国度为人阅读，这对我来说，是何等令人欣慰的补偿！

不过，但愿这篇序你们能看清。随信附上一份有关普鲁斯特的文章^①。这篇文章有幸被最佳文学期刊《文学半月刊》所刊用。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很短，而且有打字错误。我正焦急地等待与我的牙科医生约会……

请相信我的崇高敬意，并接受我的感谢之情。

艾田蒲

1990.3.5

^① 系指由许钧撰写经艾老推荐发表的《普鲁斯特在中国》——钱林森注。

艾田蒲

许多年前，当我在美因茨参观谷登堡博物馆时获知，谷登堡是所谓的印刷术的发明者时，我为之感到震惊。说实在的，这种说法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除非是不学无术者，谁不知是中国人发明了各种形式的印刷术：从雕版到根据文稿需要，精心制作的可灵活使用的彼此独立的活字？

我问陪同我的专家，美因茨人是否没有听说过弗兰西斯·卡特（Francis Caite）那部早已闻名于世的书，该书经 L·卡灵顿·古德里奇（L·Carrington Goodrich）审定，于 1955 年在纽约重新出版（罗纳德新闻出版公司），他们不置一词。如此回避问题，原因不言自明：该书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刷术为中国所发明，尔后以其最为精制的活字形式西传，传至我们这个狂妄自大的欧洲。活字的完善与使用，还有朝鲜人的功劳。

简言之，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撰写有关印刷术起源的文字，就必须首先仔细研读《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丝绸之路并不仅仅限于助成这一珍贵商品的流通，该商品的生产制作技术，中国人一直严加保密，直到后来有那么两个强盗加骗

• 1 •

子，终于成功地从契丹部落带回了那个隐藏得极好的秘密。火药、罗盘、瓷器（如今的“里摩日”瓷器）^①也经历了同样曲折的道路。在欧洲，是罗杰·培根（Roger Bacon）于13世纪第一个注意到了中国的火药。

多亏了，唉，谈到这一段严酷的历史，不得不使用这三个字，多亏了蒙古族的侵入和由此而建立的帝国，蒙古族人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镇，洗劫了一家又一家渔场，迫使俄罗斯至高无上的贵族老爷，或降服，或归顺，或恭敬，向名噪一时的定都在哈拉和林的大可汗朝廷朝拜；同时，也多亏了卡皮尼（Johannes de Plano Carpini）^②，此君加入了法国籍，取名“让·德·甫朗卡尔班”，被英诺森四世教皇于1245年作为大使遣往哈拉和林，向大可汗递交了教皇的国书，并得到了复信，万幸的是，这封复信于1920年在梵蒂冈的档案中偶然觅得。

此后不久，圣路易往那边派遣了两个使团，第二个使团由纪约姆·德·吕布吕基斯^③率领。尽管此君当时尚未详细描述中国的印刷技术，但带回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中国的印刷纸币。纸币不是他所断言的那样，由棉纸印刷而成，而是由以中国桑为材料制成的纸张印制而成。

印刷术在欧洲首先用于制作扑克牌和印制图片，好像是在14世纪末叶才有了大的发展。

然而，早在1313年，王桢就极为准确地描述了从文稿的原始状态到活字印刷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在他之前，四朝七代的开

① 里摩日城在法国有“瓷都”之称，该城制作的瓷器以其质地细腻与色泽新艳而著称。——译注

② 一译柏郎嘉宾。——译注

③ 一译罗泊鲁。——译注

国丞相冯道曾有过天才的想法，他试图采用印刷术印刷孔子经典著作。

朝鲜人在“我们的”超天才谷登堡发明印刷术的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开始用金属活字印刷书籍，这难道要视之为“奇妙的巧合”吗？既然如众所周知，欧洲早已知道了中国的纸币、扑克牌（这些“蛮人”的另一发明）和中国印刷的数量相当可观的书籍，那么，到了20世纪，人们还胆敢猜定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吗？让我们向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和L·卡灵顿·古德里奇致以崇高的敬意，在他们看来，人类精神“同时在世界的两端为印刷术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作出了努力。

不过，尽管在论及这一错综复杂的有关影响的——不管是否相互的——事件时必须谨慎，但我们也必须毫不惭愧地承认，在这一事件中，影响是毋庸置疑的：“intercourse there undoubtedly has been.”

正如卡特和古德里奇所说，所有从中国归来的欧洲人怎能忘记或公然回避向西欧介绍中国印刷的书籍之丰富以及从中获益的读者之广泛呢？

卡特和古德里奇毫不否认，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活版印刷技术很有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传至西欧；哪怕是蒙古人的侵入提供了方便——在这方面极为适时——蒙古人的入侵行径曾像恶魔一样，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诅咒。烧杀抢掠，这一切谁能否认？然而，谁又能否认“他们给世界文明带来的贡献”？据《世界大百科全书》所说，这些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运载术、艺术发展的动因，宗教的传播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版已经向印刷术所谓的发明者谷登堡的专利提出了质疑。据其明智公正的观点，不管怎么说，此问题尚在争议中，且

争议很大!

无论怎样，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印刷术是在中国和朝鲜发明的，其传播渐渐地改变了所有屈尊接近这一技术的文化的发展趋向；丝绸之路也渐渐成为了活字和整个印刷术的道路。

我之所以花费了多少年的心血，试图描述——噢，极为肤浅——中国之欧洲的面貌，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往往过分自得的欧洲人，有负于中国，我希望以此来答谢中国，尽管这极其微不足道。

艾田蒲

1990.3.巴黎

钱林森

艾田蒲 (René Etiemble, 1909—)^① 这个名字, 对于中国的读书界、文化界来说, 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作为法国当代知名作家, 他的多卷的《兰波的神话》等著作, 已在中国法国文学研究界遐迩闻名; 作为当代西方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 他的理论著述《世界文学论文集》(1982)、《论(真正的)总体文学》(1974), 特别是他那部极富建设性、挑战性的著作《比较不是理由》(1963), 也早为我国年轻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耳熟能详; 作为一个卓而不凡的东方学家, 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和著述, 如《我们知道中国吗?》(1964)、《孔夫子》(1966)、《耶稣会士在中国》(1966)、《论语》(1970)、《我信奉毛泽东主义四十年(1934—1974)》(1976), 以及由他主编的《东方知识》丛书推出的《水浒传》(1978)、《红楼梦》(1981)、《金瓶梅》(1985)、《西游记》(1991)等多种中国名著法译本, 也一直为我国学界所瞩目, 所激赏; 作为中国文化的醉心的探求者、中

^① 这是艾金伯勒 (René Etiemble) 为自己取的华名

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跟中国新文学作家巴金、戴望舒等人的始终不渝的友情，他与中国文化结下的不解之缘，以及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恢复而发出的热情呼唤，早已为国人所知晓，并成为中法文化关系研究者经常的热门话题。

但是，真正引起世人瞩目，给他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于1988、1989年在巴黎出版的两卷集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在这部800余页的遑遑巨著中，艾田蒲教授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的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从其构架之庞大、史料之丰富、论析之精当来看，真不愧为当今中西比较文化著作中一部佳作。无怪乎它一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了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膺巴尔桑比较学基金奖（Prix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

据作者说，《中国之欧洲》用五年时间写就。但实际上为写这部著作，作者所进行酝酿、准备的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一年，他着手研究法国象征诗人兰波，同时开始研读中文，从此，他“就一直沉醉于汉语的研究，不断发出赞叹，记下欧洲受惠于那些‘中国佬’的一切”，这表明他一涉足中国文化，便一往情深地爱上了它，也就开始为这部巨著作扎实的积累。他青年时代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时，常常将母亲给他的零花钱用来购买中国古籍，如法国汉学大师沙畹译的《史记》及孔子、老庄著作，潜心研究。通过深入钻研，他发现：“使我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

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相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①由此他成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孜孜不倦的探求者，热情的介绍者，坚定的捍卫者。《中国之欧洲》便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中国研究的结晶。透溢在其中的，是这位西方学子对中国文化的真诚的尊重与热爱，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彻底决裂与扬弃。这是本书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

《中国之欧洲》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在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伽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其主旨十分明确：“无非是想给陷入高卢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而难以自拔的比较学科注入一点活力，指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卓有远见的比较文学大师，面对西方比较文学危机，艾田蒲曾不止一次地向他的西方同仁大声疾呼，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要引进东方文化。这无疑是疗治比较文学危机的一剂良方。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他以吸收东方文化，引进新鲜活力而享有盛名。可以说，《中国之欧洲》正是这样一部为比较学科“注入活力”、“指明方向”的力作。他认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本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印刷术为中国发明，这在东方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历史常识，但在西方，特别是西方文化界，这一历史事实却人为地作了令人难以置信而难以容忍的大颠倒：法国最通行的“小拉露斯”（Petit Larousse）词典称，德国人谷登堡

^① 艾田蒲：《论（真正的）总体文学》，转引自林秀清《安田朴与中国和中国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89.1，第114页。